

# 永远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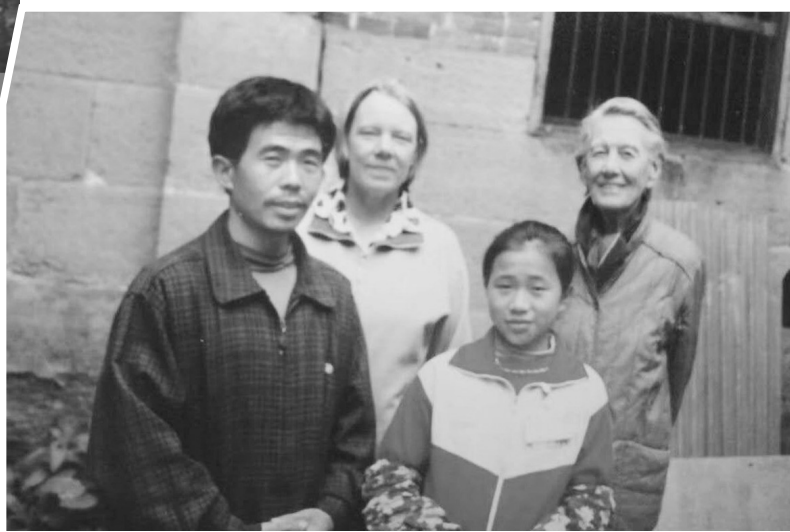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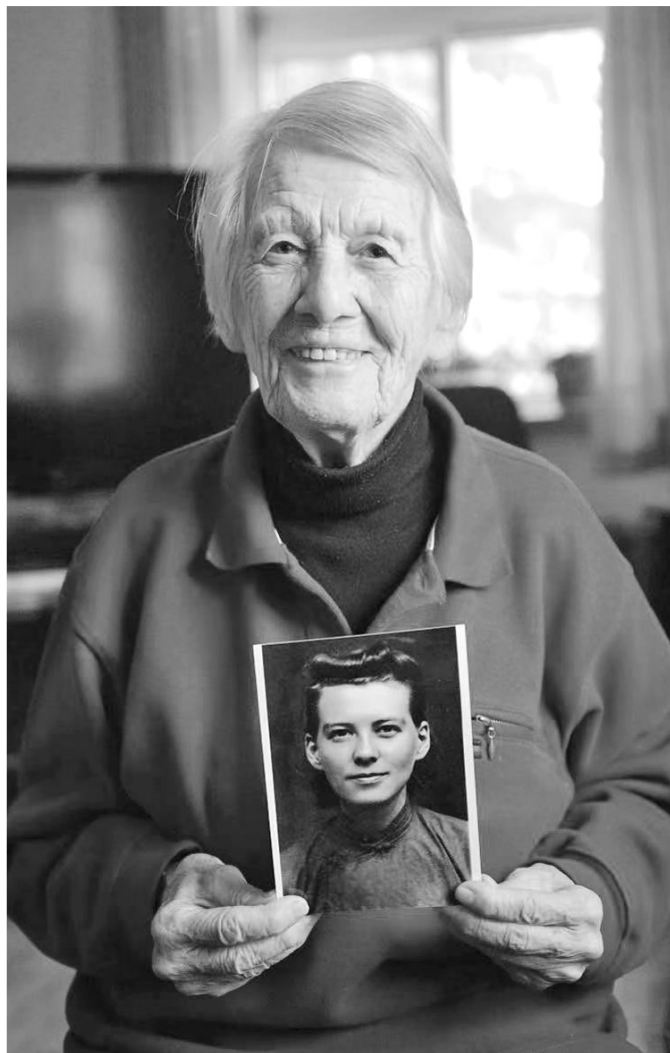
## ——追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岁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著名教育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2023年8月20日零时59分在北京辞世，享年108岁。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她确实做到了“用一生热爱中国”。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伊莎白，也必将被中国永远铭记。



1940年，父母送别即将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左一)。(张鉴供图)

伊莎白与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合影。北京外国语大学宣传部提供



伊莎白(右一)、柯临清(右三)与璧山受助学生。(张鉴供图)

讨论的结果打成教案发给我们。”胡文仲回忆，伊莎白要将4张复印纸夹上5张白纸用打字机打印，“那么厚打起来很费力，但她每周如此，从没有任何怨言。”

“她对北外英语系的青年教师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鼓励的模子。”梅仁毅感慨道，“我们很多20世纪60年代参加教学工作的教师，都是以伊莎白为榜样的。我们教学的方法和理念，对学生的热爱和帮助，都与她一脉相承。”

### “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友谊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见证者”

自1955年北外西院南楼(北外教工家属楼)建成后，伊莎白和丈夫就一直住在那里。家中陈设之破旧简单，张鉴曾用“寒伧”来形容。

一次中央电视台到伊莎白家中采访，胡文仲作为陪同第一次参观了她的卧室。“她睡的是一张小木板床，很窄。”目睹伊莎白的居住环境，让胡文仲一度有些担心，“伊莎白个头很高，床却不足1米宽。”

伊莎白对生活物质要求之低，一贯如此。“她对工作无私奉献，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生活上的要求非常简单。”胡文仲告诉记者，“伊莎白居住的南楼没有电梯。学校有条件后，曾在海淀区世纪城给她准备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劝她搬过去，但她不肯。她说，‘我的老朋友都在校园里，我要是搬过去，就看不到这些老朋友了’。”

省吃俭用的同时，伊莎白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的脚步从未停歇，北外教师、学子和璧山、十里店的孩子们，都曾受到她春风般的照拂。

胡文仲和梅仁毅均记得，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柯鲁克夫妇曾主动提出降低专家待遇，要同中国人民共命运。每到周末，夫妇俩还会邀一些年轻教师到郊外野餐。“他们自己掏钱准备好食物，目的就是弥补一部分中国老师营养不足的问题。大家吃饱了肚子，周一继续投入教学工作中。”梅仁毅说。

1996年，伊莎白在北外英语学院设立“柯鲁克夫妇奖学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

据北外英语学院院长王明欣介绍，自奖学金设立以来，学院一直按照伊莎白要求，每年评选5名成绩优秀、家庭困难的学生，每人2000元。“至今已累计奖励学生近140名，伊莎白本人还多次参加颁奖仪式。”王明欣说。

1999年6月，已经退休的伊莎白和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重访璧山。了解到当地还有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学生，她立刻表示愿意每年捐出3000元人民币资助贫困生特别是女童读书，改变他们的命运。

6月18日上午，伊莎白一行与璧山大兴镇中小学达成资助协议，“伊莎白·柯鲁克助学基金”(简称“伊·柯基金”)正式成立。签字完毕，她立刻拿出随身带来的3500元现金交到镇领导手中。

每个月伊莎白领到工资后，仅留下一小部分生活费，大部分委托同事、学生迅速寄走，回馈兴隆场、十里店等地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她的学生、北外英语学院教授靳云秀曾是委托人之一。

“1985年左右，我曾帮她翻译过她与璧山来往的信件，璧山凡是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孩子，她都会寄钱。收到资助，孩子们会满怀感激地给伊莎白奶奶写信。收到来信，伊莎白总是认真地给每一个孩子回信，关心他们的学习、身体和生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用行动追求美好未来。”靳云秀感动的是，“为了减轻乡亲们的负担，她甚至还会把回信的邮票一并寄去。”

2019年9月，伊莎白荣获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被授予‘友谊勋章’，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我很高兴，自己是和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友谊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见证者！”伊莎白说。

在胡文仲看来，“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她确实做到了‘用一生热爱中国’。”张中载将“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八个字献给伊莎白。“她对自己做出的贡献、得到的荣誉从不多言，这样的共产党人我认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伊莎白是我亲眼所见的‘白求恩’。”梅仁毅说，“能跟伊莎白交朋友、并肩从事中国教育事业，是我最大的荣幸。”

“伊莎白的百年人生，有穿越炮火硝烟的艰辛，有激情燃烧的奋斗，有百折不挠的尝试，有全心全意的奉献，有初心不改的坚守，有气吞山河的行进。”张鉴说。

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脉才历历可见。”

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伊莎白，也必将被中国永远铭记。

## 我的人生格言是不要等着机会来找你

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耶琳娜·弗拉迪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刘典

今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勒福赞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家国际奖”颁奖仪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来自全球的五位杰出青年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就包括来自塞尔维亚的37岁女科学家耶琳娜·弗拉迪奇博士。

### 开发创新生态萃取工艺

耶琳娜·弗拉迪奇1986年毕业于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并于2017年在多瑙大学技术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弗拉迪奇博士从2012年起在诺维萨德理工大学担任助教，主要研究领域是制药技术和药物化学，特别是各种创新型提取技术、干燥技术以及提取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分析。目前，弗拉迪奇博士就职于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弗拉迪奇一直担任国内外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并积极参加有助于科学推广和普及的相关活动。

弗拉迪奇博士开发了创新生态萃取工艺，从微藻、芳香植物和药用植物中提取物质，并为食品和农业废弃物增值。她发表的文章包括探究萃取方法对提高马齿苋提取物的抗高血糖和抗菌活性的影响、如何通过高压和超声波辅助提取山苍子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等。弗拉迪奇说：“我将多学科能力和技能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解决科学问题，从而发现微生物的巨大潜力。”弗拉迪奇等人利用微藻净化废水，减少污染，并将生物残渣用作农作物的生物刺激剂或农业应用中的土壤改良剂，比如作为动物饲料和啤酒肥料。这项成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 追求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

她还利用从废水处理中获得的微藻来提取生物活性化合物。弗拉迪奇介绍：“微藻是人类和动物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安全来源，我们的最终挑战是研究获得供人类使用的微藻衍生增值产品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将微藻应用于废水处理，以获得干净的水源，并为人类提供经济的、安全的生物活性和营养成分。”

尽管微藻中富含营养，但在废水中生长的微藻通常因为其来源和潜在的污染被认为对人类和动物有害。然而，弗拉迪奇在研究中发现，一种名为“亚临界水”的绿色溶剂可以有效净化从废水处理中得到的微藻生物物质。该提取过程消除了病原体，确保了所获液体提取物的安全性，且该提取物含有可应用于各行各业生物活性成分。弗拉迪奇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对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有重要意义，这种提取方法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循环经济。

在弗拉迪奇看来，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联合国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并推动创新；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弗拉迪奇强调主动思考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思考。”弗拉迪奇说，“我的人生格言是：‘不要等着机会来找你，要自己主动创造机会。’”同时，我们还需要合作，无论多么伟大的想法都需要人们齐心协力才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与不同专业、经验各异的人们一起工作。”在团队合作中，弗拉迪奇能与他人交流并分享经验，用综合思维和多重视角看待问题。

弗拉迪奇博士的努力获得了斐然的成绩。她在国际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研究文章，还出版了一本专著，并撰写了7个专著章节。此外，弗拉迪奇还获奖无数，她于2016年到2019年分别获得过英国奖学金信托基金、欧洲科技合作组织以及奥地利科学院的研究基金，她还曾在2018年获得多瑙河地区和中欧研究所以及奥地利教育部颁发的多瑙河青年科学家奖，并在2020年获得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女性”国家奖。目前，她正在德士萨尔夫(Desolve)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并且获得了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个人奖学金，该奖学金属于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



来源：个人社交账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她是“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用一生见证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新中国从拼搏崛起至繁荣复兴的伟大历程；

她是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编纂教材、改革课程，为我国培养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她还是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最贴心的朋友，先后设立“柯鲁克夫妇奖学金”“伊·柯基金”，资助贫困学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著名教育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2023年8月20日零时59分，伊莎白在北京辞世，享年108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她“幸运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并始终相信，“我深爱的中国越来越好。”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友谊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见证者，伊莎白也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 “我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祖国”

1915年12月15日，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籍传教士家庭。如果从祖母算起，她的家族至今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六代。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百余年间，伊莎白凭借其人类学、社会性专业背景，四次深入中国农村进行人类学调查，在与当地人民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同时，也打开了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的窗口。

2020年9月7日，当中国作协会员、璧山作协副主席张鉴第一次走进伊莎白的家，老人清澈明亮的眼神令她印象深刻。

当天，伊莎白签下协议，将在重庆璧山兴隆场(今璧山大兴镇)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的珍贵史料全部无偿捐赠给璧山档案馆。签署捐赠协议结束，她还在送别大家时用中文唱起了《东方红》。

在张鉴看来，十几个整齐摆放的资料箱里“封存的是她人类学家的梦想之母，也是她的青春记忆，凝聚着她对璧山八十年的深厚情谊”。

1938年，大学毕业的伊莎白从加拿大回到乱世中国，她和合作伙伴俞锡珏在兴隆场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始于两年后。

“他们一道踏遍了兴隆场的每一寸土地，并引进了西医、开办妇女识字班、创建食盐合作社，努力改变着兴隆场‘愚、贫、弱、私’的现状。”张鉴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退休后，伊莎白还六返兴隆场，完成了两本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研究调查报告和《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兴隆

场(1940—1941)》。

“两部作品以‘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乡民的民俗、风情、婚俗等日常生活，堪称‘史上最全兴隆场大数据’，是璧山乡村发展乃至中国调查的重要史料。”张鉴说。

在采访撰写报告文学《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柯鲁克与兴隆场》的过程中，张鉴一直被伊莎白身上那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所深深感动着。每当谈起伊莎白与兴隆场人民那段“一起接受战火洗礼、体验生活艰辛、感受时代大潮激荡”的历史，她总会发自内心地说，“伊莎白对兴隆场倾注了浓烈、深厚的感情，对这片土地、对璧山人民爱得深沉。”

1942年初，伊莎白告别兴隆场后前往英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英国籍)结婚，并投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她加入英国共产党。

1947年，伊莎白夫妻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带着满腔激情重返中国，奔赴河北省十里店村进行土改调查，真实记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并完成人类学调查又一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只有现场调查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除了人类学专业功底，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视，让伊莎白写成了《兴隆场》《十里店》这样国际知名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

“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忍受极度穷困扎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把中国革命介绍到西方，是很不容易的，是一大功绩。”北京外国语大学原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中载教授说。

虽然经历颇多，但伊莎白从未想过离开中国。她曾毫不讳言：“我是加拿大人，但我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祖国。”

对于伊莎白的这一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梅仁毅有自己的理解。“她是英国共产党员，怀揣共产主义理想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这些都与她所追求的理想相吻合，所以她认为自己跟中国人民命运相同、目的一致，愿意与中国人民一起献身中国。”

### “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鼓励的模子”

1948年5月，为培养新中国的外事人才，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6月，中央外事学校在南海山成立。当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应邀加入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中央外事学校任教。

选择留下来的理由很简单，“到了中国，一切听从中国共产党的调遣。”

克服艰难为学生创设外语学习环境，参与编写我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推进英语教育教学改革革新……在北外耕耘的半个多世纪里，她和丈夫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与智慧，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交干部和外语人才。

“伊莎白同志是我们一生敬仰的好老师、好同志。”1950年起，郑荣成、张中载、胡文仲、梅仁毅等知识青年先后来到北外就读、受教伊莎白，并在毕业留校后与伊莎白共事多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伊莎白对教学“非常认真”。

“我们发音有问题，她都会记录下来、个别辅导。”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郑荣成对记者回忆道，“我们写的口语作文、书面作业，她也都细致批改，指出优缺点。”

“当时根据外交部需要，北外学生侧重实用英语口语、快速写作和速记的学习。”为此，柯鲁克夫妇经常邀请李敦白、索尔·艾德勒等知名国际友人、外国朋友走进校园，给北外学子开展各种背景知识讲座。采访中，郑荣成连用两个“非常”来强调这一“难得”。

正是在伊莎白的努力下，她的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

后来，郑荣成担任《英语学习》杂志常务副主编，依然经常请教伊莎白。

1973年，他参与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第一版)编撰工作时，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就分别受聘为词典组顾问和专家；2002年，他又担任《牛津英汉双解小词典》定稿人，“每次有拿不准的地方，我就给伊莎白打电话，她总是给我认真耐心地讲解。”

同年级教师集体备课时，伊莎白也经常指导青年教师做教学计划。

“每次集体备课完后，都是伊莎白把大家